

回家的路

胡国葵

层林尽染的小路，满是花草的香气，夕阳在云海那端，温馨召唤着我。袅袅的炊烟，父母的等待，蹲在门前静候的猫咪，曾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。

故乡是一座山清水秀的海岛，三面环海一面陆地。这陆地通往热闹的小城，此后我上学上班和结婚生子，都再也没离开过这座小城。从小城回父母家的路程，不多不少正好十公里。

从前交通不方便，刚上中学时，我因胆子太小不敢骑自行车。一到周末，我就和几个同样不会骑车子的同学一起，步行走回海岛。崎岖不平的土路，两旁浓密的树林，穿过脚下的青蛇，林子里突然跳跃出来的野兔等等，曾让我们这帮女孩子大声惊呼，心跳加速。每次我们都会感觉走了半夜，才望见村口亮着的灯光。同学之间相握的手心都沁出了汗，一颗颗绷紧的心，慢慢缓下来。这十公里的求学之路，当时走得极其漫长。

后来，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我，变得激情飞扬。下班后有的同事结伴去看电影，有的待

在宿舍里编织毛衣。可我不，我太喜欢回家了。我享受着来回十公里的惬意时光，嘴里哼着刚学会的流行歌曲，背诵着泰戈尔《飞鸟集》里的诗句。春天路旁的槐树开满串串白雪一样的花，夏天阵雨后虫鸣和蛙声交响着，秋天各种小浆果晶莹剔透诱人，冬天雪地上小动物的爪印和车痕交织着……我走在四季的青春里，尽享着一天中最唯美最珍贵的光阴。

婚后，我似乎越来越忙，有了儿子后更甚。我不能每天都回娘家，享受曾经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有时遥望着家的方向，浓烈的想家之情就会紧紧包围着我。

每当这个时刻，父亲的身影总会及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骑着那辆“大金鹿”自行车，捎来还带有母亲手温的面食，是饺子包子或者刚烙的油饼等。给父亲倒水的低首间，眼泪会不自觉地流出来，连忙在转身时强咽下去。父亲微笑着说：“你妈昨晚梦见你了，说你很久没回家了，天不亮就起来做包子，催我赶紧过来看看你……”好不容易咽下去的泪水，霎时

就不争气地喷涌而出。

后来父亲走了，当他永远与这个世界诀别时，我跪在父亲曾无数次张望我们回家的路口，一寸寸用膝盖，触摸着他走过的旅程以及全部的盼望与爱意。长路无言，只用它的静默，寄托我余生的思念。

再后来，这十公里的土路永远在记忆里蜿蜒，取而代之的是拓宽的柏油马路，人们出行快捷方便的同时，却也少了最初的模样。

母亲还是喜欢一个人居住，她说只要能自理，就不会麻烦我们。三天两头我和儿子开着车，奔走在几十公里的路。临回家时提前给母亲打个电话，进家门的刹那，母亲熬好的米粥和切好的咸菜，已经摆在了餐桌上。

对于耄耋之年的母亲来说，我们就是她心中的光。现在的母亲已经患病卧床，我和哥哥们轮流照顾着她。满目的星光是我使命的天池，每一步颠簸中都牵引着爱和责任。这十公里的心路，我已半生走过，唯愿这条路还能浩浩莽莽，无始无终。

“过年好”

杨文革

“过年好！”三个字一遍遍地说着，鲜活响亮，暖在心上。这句来自心灵深处的深情话语，寄托着对新一年美好的期盼与希望。

过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，就是“过年好”。三个字穿透大街小巷，飘在千家万户，让古老的村庄和繁华的都市，一片喜庆。小时候，大年初一早晨天还没亮，便会被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叫醒，飞快地爬起来，穿上新衣服，向父母问一声“过年好”，拿到盼望已久的压岁钱。然后，和小伙伴结伴去亲戚朋友家拜年。在“过年好”的拜年声中，走遍相熟的乡

亲家，衣服兜里装满了糖果花生之类的美食。小伙伴们相互之间拍拍衣兜，都感觉自己是最富有的人。在飘荡着饭菜香和回荡着“过年好”声的胡同里尽情疯跑，糖果从衣服兜里跑了出来竟觉察不到。

过年好，从每个人的小时候，一直说到长大，说到变老，幸福的味道却不变，欢乐的滋味依然流淌。一声“过年好”，可以对父母长辈说、对街坊邻居说、对亲朋好友说，也可以对素昧平生的人来说。一声“过年好”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相互点头示意，笑脸盈盈，是一种尊重，也是一种感动。

逛庙会

盛林国

毓璜顶像一位默默伫立的老者，挺拔而沉稳，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土地的岁月轮回，诉说着胶东人的信仰与乡愁。每到正月初九庙会，烟台人登顶上香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

岁月流转，庙会渐渐融入市井生活，变成了市集与娱乐的交汇点。它从祭祀变成了文化的盛宴，从仪式变成了乡愁的寄托。丙午正月，毓璜顶庙会红灯高挂，香烟缭绕，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在庙会，仿佛穿越了六百年的时光。传统与现代交织，百余展位汇聚国家级、省市级非遗传承人，剪纸、烙画、草编、面塑……一件件手工艺品，鲜活地展现着胶东的文化底蕴。海阳大秧歌、长岛渔号、蓬莱大杆号、只楚庙鼓、锣鼓铿锵，舞步灵动，浓郁的胶东风情跃然眼前。螳螂拳刚柔并济，赢得阵阵喝彩。传统小吃与非遗文创相辅相成，老手艺焕发新生，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。

戏台上，京剧、吕剧轮番上演，《大登殿》的经典再现，带人穿越百年风华。舞狮、杂耍、魔术穿插其中，童心与记忆在此交汇。吴桥的空中翻转，周村的“芯子”民谣，海阳大秧歌的欢腾，胶东大鼓的震撼，传统在这里鲜活

跳动。

美食摊前，焖子软糯，酱香四溢；糖画师傅用糖浆勾勒童趣；麻花、炸糕、素菜、烟台苹果琳琅满目，泥哨泥老虎唤起童年的记忆。花生酱、山楂糕、竹筒粽子，融合地域与历史的味道，藏着胶东的故事。

庙会的热闹，不只在锣鼓喧天、人潮涌动，更藏在那些细微的温情里——一家人肩并肩走过红灯笼下，老人笑着回忆往昔，孩子手捧糖画蹦蹦跳跳，夫妻低声商量着买哪个小玩意……

父亲把孩子扛在肩头，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，只为让孩子看得更远更清楚。老人驻足在胶东大鼓前，眼中闪烁着光，仿佛又回到年轻时的节日盛景；年轻人拿起手机，捕捉舞龙的精彩瞬间，笑着把画面发给远方的亲人。糖画师傅递出一只“福马”，不仅是手工艺品，更像是一份温暖的祝福，一份无声的情感交流。

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，实则是连接心灵的纽带，悄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品尝芝麻糖、糖葫芦的甜蜜，欢笑声在空中回荡。老人欣赏传统戏曲，孩子追逐卡通面塑，一家人各得其乐，却又心心相印。这，就是胶东人最朴实的幸福。

爱能旺绿

李启胜

办公室里新养了一盆凤尾竹，这位花界中的竹魁绿叶油光锃亮，乍一看，颇有一种玉树临风、唯我独尊的飒爽英姿。凤尾竹的加入，让我们这七八个人的办公室有了笑声，尤其是那些美女们，没事就围着凤尾竹窃窃私语，赞不绝口。这个伸手摸摸翠绿枝丫，脸贴在上面，嗅着凤尾竹叶片的清香。那个站在旁边侍弄一下头发，搔首弄姿，玩个自拍。那段时光，大家对这棵凤尾竹众星捧月，谁见谁爱，都是心甘情愿争着来照顾凤尾竹。

凤尾竹在溺爱下，花盆里老是水汪汪的，慢慢变得萎靡不振，今儿个掉几片叶儿，明儿个添几条枯枝，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

时间一长，屋里的美女们，也过了那个稀罕劲儿，凤尾竹失了宠，在命运安排下它成了真正的摆设，在那里委屈地苟延残喘。不过，好歹凤尾竹意志坚强，还没有丧失活下去的信念。

偶尔，屋里人把喝过的茶水倒进凤尾竹的花盆里，美其名曰说茶叶能沤肥。于是，凤尾竹栖身之地的花盆，又多了一个盛茶叶残渣的用处。还有一些来办业务的男客户，叼着烟进来，见墙上写着“禁止吸烟”

几个字，连忙把烟掐灭，四下逡巡一番，找不到烟灰缸，随手把烟蒂摁在凤尾竹的花盆里。这凤尾竹的花盆又多了另一个用处，变成办公室临时的烟灰缸。

失宠的凤尾竹虽然枝叶蔫儿吧唧，但总算在花盆里活着。最近办公室工作进行了调整，调走了一位同事，又分来了一个刚入职的小美女。小美女是“00后”，走路快，说话快，人还勤快。她每天比别人早到办公室，把屋里的地拖得干干净净，还陆陆续续把办公室边边角角，以及资料柜顶的旧纸箱、旧报纸等乱七八糟的杂物整理得井井有条。

这突如其来的空间变化，让出差回来推门而入的主任一脸蒙圈，以为走错了门。直到他看见那盆灰头土脸的凤尾竹，才确信没走错门。主任觉得这盆夹杂着黄叶的凤尾竹，与眼前干净利落的环境有些不协调，准备让人给扔了。小美女听见后，抿着嘴，眼睛笑咪咪的，试探性地说：“主任，不行的话把它放在这里？我试着养养它，毕竟也是条命！”闻此，主任也动了恻隐之心，就把凤尾竹留了下来，并半开玩笑对小美女说，你就是凤尾竹的监护人了。

得到授意的小美女，开始充当起凤尾竹的护花使者。她先是把花盆里那些茶叶沫子、烟头清理出来，又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些拌着松针的黑土，给凤尾竹重新培上新土。又找来剪刀，跟理发师一样，对着凤尾竹上的枯叶一点点缓慢修剪，只保留绿叶。随后把凤尾竹枝条上爆了的枯皮，一点点剥下来，然后拿来了干净的抹布，蘸着清水把叶片擦得一尘不染。经过她这一番收拾，原本蔫儿吧唧的凤尾竹，竟然又变得精神抖擞、绿意盎然起来。

同事们都朝小美女竖大拇指，再也不好意思往里面倒剩茶水了。小美女贴上一句“花是女孩子，不吸烟”，简单一招，再也没人好意思往里面丢烟头。小美女还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个能动的托盘。让同事们帮她把花儿放到托盘上，没事的时候把花拖到外面，给凤尾竹晒晒太阳。

凤尾竹在小美女精心照顾下，又变得如当初那般枝叶翠绿，叶片伸展，朝气蓬勃，俨然也成了我们办公室的明星。阳光亲吻着凤尾竹，绿油油的叶片泛着光，小美女脸上洋溢着一种成就感。瞬间，我感觉爱很神奇，真的能旺绿。